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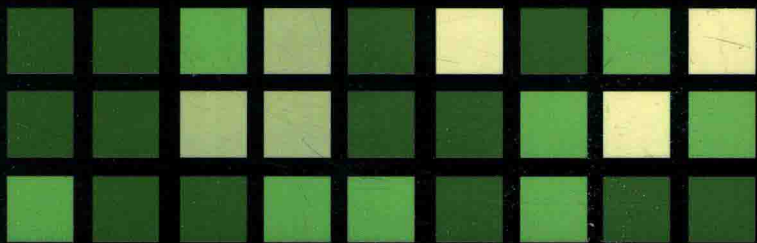
MIT 新概念丛书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米姆

[美] 利莫·士弗曼 著

余渭深 王旭 伍怡然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米 姆

[美] 利莫·士弗曼 (Limor Shifman) 著

余渭深 王 旭 伍怡然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姆 / (美) 士弗曼 (Shifman, L.) 著; 余渭深, 王旭, 伍怡然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1

(MIT新概念丛书)

书名原文: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ISBN 978-7-5624-9620-5

I: ①米… II. ①士… ②余… ③王… ④伍…

III. ①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0067号

米 姆

Mimu

[美] 利莫·士弗曼 著

余渭深 王旭 伍怡然 译

责任编辑: 温亚男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赵 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95千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620-5 定价: 28.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丛书序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新概念丛书是一系列能让你轻松阅读的小书，内容涉及多个领域的基本知识课题。这一系列丛书是由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执笔，以简明的方式，从文化历史到科学技术的多个主题为读者提供专业的概述。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各种观点、阐释和流于表面的表述触手可及。难得一见的，则是形成我们观点和决策所需的原则性理解和最基本的知识。在这套装帧考究的平装口袋书中，就当下一些热点问题提供了深入权威的分析，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阅读。不同于一些专业书籍的简明文本，这套丛书重新把一些重要的主题综合在一起，供知识兴趣广泛的读者阅读。如果你想借由这样的基本知识深入了解

某个主题，这套新概念丛书为你提供了探索纷杂世界所需要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布鲁斯·蒂德尔 (Bruce Tidor)

生物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 目 录

- 1 米姆 /001
  - 2 米姆概念的发展历程：一个混乱的概念 /009
  - 3 当米姆走向数字化 /017
  - 4 网络米姆的定义 /037
  - 5 米姆与病毒 /057
  - 6 未释放的病毒和米姆式的成功 /067
  - 7 米姆的类型 /103
  - 8 愿超能与你同在——参与政治的米姆 /125
  - 9 当网络米姆走向全球 /153
  - 10 网络米姆的未来研究方向 /173
- 术语 /179
- 延伸阅读 /183
- 注释 /185

## 米姆

2012年12月21日，一个有些另类的视频打破了YouTube的视频观看记录。这首由韩国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成为第一个点击量超过10亿的视频。但是这股“江南风”并不仅仅是一个流行传奇。除了观看“江南STYLE”的视频以外，人们还以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极富创造力的方式与之展开互动。不论在印尼还是西班牙，俄罗斯还是以色列，美国还是沙特阿拉伯，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在模仿“江南STYLE”中的骑马舞，并把视频中提到“江南”（韩国首尔的一个富人区）的地方换成了体现本土特色的地点和人物，由此诞生了一批诸如“米特·罗姆尼STYLE”“新加坡STYLE”和“阿拉伯STYLE”的视频。起初，这一过程十分令人困惑。这样一种奇特的非主流文化是如何风靡全球的呢？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们都热衷于模仿它？为什么有些来自于业余爱好者的模仿视频也吸引了多达百万人来观看？对此，我认为解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把“江南STYLE”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互联网现象定义为一种被称为“米姆”的网络文化基因。

“米姆”这一术语最早由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提出。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复制和模仿来传播的一个个微小的文化单元。从那以后，米姆的概念就一直在学术界引发争议、被嘲笑甚至被彻底忽视。然而最近，这个曾一度被许多学者弃置门外的术语又回到了网民们的“视窗”中（指微软的Windows以及其他的操作系统）。在网民们创造的互联网用语中，米姆这一标签适用于各种通过互联网在人群中传播的笑话、流言、视频等事物以及各种网站。通过“江南STYLE”这一案例可以发现，由网民创造的衍生物能吸引大众的眼球，这是互联网米姆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恶搞模仿，混搭杂糅。“别烦小甜甜布兰妮”“星战儿童”“希特勒的陨落恶搞系列剧”“彩虹猫”以及“战情室”的各种处理过的图片都是米姆沧海里耀眼的一粟。

互文性是米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们往往以复杂、充满创意和新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图1就是“江南STYLE”和“活页夹里全是女人”——由米特·罗姆尼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的一个说法所诞生的米姆。罗姆尼为了夸耀自己重视女性从政，称自己在为高级职位招募女性候选人时要求下属给他物色女性求职者，结果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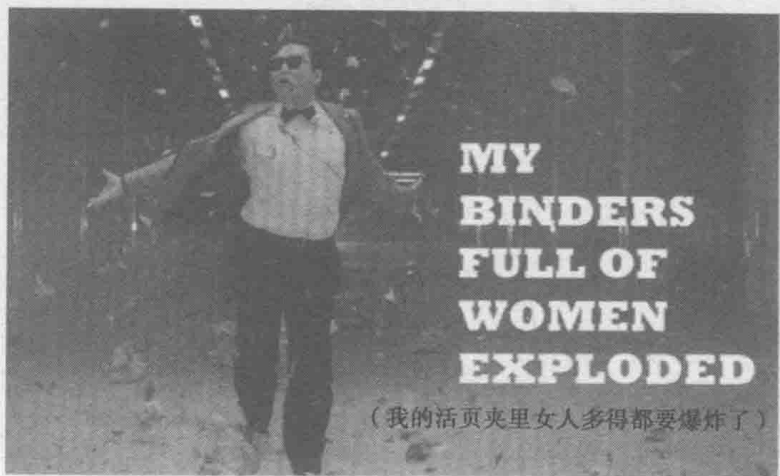


图1 “江南 STYLE”与“活页夹里全是女人”的混合

求职者的简历装满了活页夹。虽然看起来一位韩国说唱歌手和富裕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米姆的创造者们还是想办法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因此，“我的活页夹里女人多得都要爆炸了”这一图文并不仅仅是互文性的突出体现，还体现了自下而上产生的各种新兴表达方式可以用出乎意料的形式来融合流行文化、政治和参与互动。

关于米姆，学术圈里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但大众话语里对此却充满热情。为了填补这个鸿沟，本书为构建两者之间的桥梁迈出了第一步。对网民热衷的东西，研究者应该给予重视，跟上他们的步伐。网民似乎已经意识到米姆的概念囊括了当代数字文化的某些最基本的要素。正如许多第二代互联网应用一样，米姆不仅在人群中散播，它还同时塑造和反映了普遍的社会心态。米姆将文化的传播描述为受到各种复制和模仿的驱使，而复制和模仿已成为当代数字文化的重要内核。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互联网用户主导的模仿和混搭不仅仅是流行行为，它们还是支撑所谓“共享文化”的重要支柱。在后文中，我会论证我们正处于一个被超米姆化的逻辑支配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公众事件都会衍生出一系列米姆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米姆就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样。表面上它们是一些代表

正如许多第二代互联网应用一样，米姆不仅在人群中散播，它还同时塑造和反应了普遍的社会心态。

了流行文化的微小事物，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会发现它们在 21 世纪的一些重要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下面，我们将探讨米姆对于理解数字文化的作用的两个前提。

首先，为米姆吵得不可开交，各持惊人之语的辩论双方都要冷静下来。热情的倡导者们认为米姆的概念解释了一切，反对者们则认为它没有解释任何东西，更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一下它到底有无作用，以及对什么东西有用。针对这一点，我遵循了米歇尔·克诺贝尔（Michele Knobel）、科林·兰克希尔（Colin Lankshear）、兰斯·本内特（Lance Bennett）、瑞恩·米尔纳（Ryan Milner）、吉恩·伯杰斯（Jean Burgess）等学者的脚步。他们把米姆当作是理解当代文化的棱镜，同时又不用全盘接受它在多年来被赋予的各种意义内涵。

我的第二个前提，也是我所坚信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以交际为中心的角度来研究米姆。这一术语是被生物学家创造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吸纳到许多学科中，包括心理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但在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也就是交际领域，人们似乎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在 21 世纪之前，广大的交际研究者们一直心安理得地忽视

米姆的概念。虽然它的个别现象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传播开来，但人们认为它无益于帮助理解大众传媒的内容，因为大众传媒往往是从单一的源头同时向多人传播。但是眼下个人与大众，专业与业余，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之间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这样的观点就不再适用了。在这个以多媒体平台混合为标志的时代，事物被快速地从—一个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媒介，因而米姆对交际学研究显得空前重要。

虽然米姆和数字文化看上去像是天造的一对，要想把米姆的概念卓有成效地整合到学术界和产业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首先，核心问题仍是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米姆”—词究竟表达了什么，人们目前还是争执不休。其次，许多类似的术语比如“模仿病毒”，常常和“米姆”混为一谈。另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研究真正探究了网络米姆在创造和传播过程中的实践和政治作用。

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应上述几个问题。在第一部分，我追溯了“米姆”这个术语的历史，既涵盖了围绕这个概念的争议（见第2章），也包括了它在数字时代的复兴（见第3章）。之后我将介绍网络米姆的新定义（见第4章）。我没有把米姆描述为一个成功传播的单一文化

单元，而是建议把网络米姆定义为：a. 一组具有相似内容、形式和立场的数字项目；b. 一组被有意识地创造为相互联系的数字项目；c. 一组由网民推动，通过互联网流传，模仿或变形的数字项目。这一定义有助于我们把网络米姆当作**社会构建的公共话语**来分析，在这样的公共话语里，米姆的多种变体代表了不同的意见和视角。在第5章中，我们将区别“网络米姆”和“模仿病毒”两个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但是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细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充满了网民创造活动的混乱世界。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第6章的基础，在第6章中我会谈到关于米姆式成功的问题，并对模仿病毒和网络米姆成功流行的要素加以比较。在本书剩下的内容中，我们将关注网络米姆，而不是模仿病毒，主要涵盖的三个层面：流行米姆的流派（第7章），米姆的政治角色（第8章）以及作为全球化载体的米姆（第9章）。本书作为研究网络米姆的入门书籍，对相关学术研究会有所裨益。正因如此，本书介绍了一些核心定义、争议和研究方法，但并不对所提到的米姆现象进行深度的语境分析。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第10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为未来针对米姆进行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参考。

## 米姆概念的发展历程： 一个混乱的概念

“米姆”一词最早出现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为了把生物进化论推广运用到文化变革中，道金斯把米姆定义为文化传播的小单位，与基因类似，它们通过复制和模仿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在自己开创性的论文中列举的米姆有文化艺术品，比如旋律、标语和服装时尚，也列举了抽象的信念（比如上帝的概念）。米姆和基因一样，其复制都经历了变异、竞争、选择、保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米姆在为目标人群的注意力而竞争；但是，只有适应各自社会文化环境的米姆才能成功传播，而那些不能适应的就会被淘汰。道金斯还提到一些特定的相互适应的米姆趋向于以组合的方式复制自己，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强化。道金斯把这一类米姆称为“互适米姆复合组”，这个名字后来被汉斯·齐斯·斯皮尔（Hans-Cees Speel）简称

为“米姆组”。<sup>1</sup>举例而言，民主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米姆组，它包含了若干亚米姆组，比如人权、自由规范的选举等，这些米姆组又可以被细分为更独立的米姆个体。

米姆的英语“meme”一词源于希腊语“mimema”，意思是“被模仿的东西”，而道金斯把它进行了简化，使其读音和基因（gene）一词押韵。有趣的是，一个类似的指代文化进化的词汇，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1870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埃瓦尔德·何林（Ewald Hering）创造了“die Mneme”（来自希腊语 mneme，意思是记忆）一词，而德国生物学家理查德·西蒙（Richard Semon）把这个术语作为他在1904年出版的的书的书名。道金斯本人并不知道这个已经存在的术语，而他偶然创造出的相似术语恰恰是米姆本身成功复制的最好证明：他创造的概念在科学世界里存活并延续至今。<sup>2</sup>

经过十多年零星的讨论和研究，逐渐成长起来的米姆学——被弗朗西斯·黑里根（Francis Heylighen）和克拉斯·祁连（Klaas Chielens）<sup>3</sup>描述为“研究米姆的复制、传播和进化的理论科学与经验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



逐渐在学术领域活跃起来，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著名哲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ter）和丹尼尔·C. 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于2005年出版的米姆学期刊以及若干本关于米姆学的专著中都对这门学科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其中，苏珊·布兰克摩尔（Susan Blackmore）于1999年出版的《米姆机器》一书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

米姆学在其形成的早期就颇具争议。围绕它的两大争议——简单概括为：“生物学的类比”和“谁才是老大”——与本书的主题紧密相关。“生物学的类比”的争议认为米姆研究倾向于把米姆类比为病毒和基因。把米姆比作病毒的类比关注的是米姆和病原体的相似性。这种类比以流行病学为模型，把米姆看作是流感病毒在文化领域的对等物，在人际间传播的方式也和流感病毒通过患者打喷嚏传播是类似的。在互联网文化里，这个比喻随处可见，病毒成为了流行语。但是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个类比并不恰当，它会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是被动